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六 叢 話

附 選 詩 叢 話

(一)

孫 梅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四 六 叢 話

附 選 詩 叢 話

(一)

孫 梅 輯

國 學 叢 書

序

余齊年友烏程松友孫公輯四六叢話三十三卷。選二卷、騷一卷、賦二卷、制勅詔冊四卷、表三卷、章疏一卷、啓二卷、頌一卷、書一卷、碑誌一卷、判一卷、序記論各一卷、銘箴贊一卷、檄露布一卷、祭誄一卷、雜文一卷、談諧總論二卷、作家五卷、刺取浩博、積數十年始成。蓋自宋王性之謝景思而後、爲話四六者、作沃焦歸墟矣。四六文競尙六朝、體凡數變、惟陸宣公擅厥朗暢、暨乎歐蘇、文質兼勝、殆稱絕軌。然論者必宗徐庾、詞繁意晦、見蝨輕薄、或恥雕蟲、遂使奇偶自然、跡別涇渭、則毛舉皮傅之見、非允論也。唐初四傑、特推子安、萬古江流、杜陵類首、乃華蓋太甲、一行未詳、紫電青霜、新都偶拾、雖云佚闕、抑亦文勝矣。夫文貴內心、藻飾居次、隸事比屬、銖兩不爽、兼以氣盛物浮、金石和叶、蔚成體製、居然手筆、跼步儉腹、敢曰克勝。又若吃吃語重、參伍錯見、則自古在昔之句、吉日辰良之辭、幾同口實、曷以意愜。松友上溯選騷、下迄宋元、蒼摺百家、標舉一是、其言曰、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匪第爲儷體說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受範焉。竊嘗譬諸畫師、界畫分刊、必工書家真楷、九宮爲最、以視解衣槃礴、龍跳虎臥、難易不分、工力相亞、倘必強作軒輊、斯僞也已。時余采風江上、松友適分守鳩江、出是編屬爲校定、長夏藉以消暑、茲將于役皖山、因綴所見以質之、他日剗既成、固燕許所共賞者也。乾隆庚戌秋七月、錫山秦潮跋。

後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瓌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饒饒。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末諸子奮興。百家竝駭。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園範矣。泊夫賈生枚叔。竝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帨。擬經者雖改脩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尚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并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

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竝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竝揆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簾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竝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屺笙鏞。聽鏗鎡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荀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疎。實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真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伋談塵。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

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困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乾隆五十三年。受業儀徵阮元謹序。

程序

四六之文。世謂創自六朝。非篤論也。易大傳曰。坤爲文。坤偶象也。文之有偶。其卽坤之取象乎。在書滿招損謙受益。在詩觀閔旣多受侮不少。諸如此類。謂非四六之濫觴耶。雕龍所引孔子繫易。四德句句相銜。龍虎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宛轉相承。日月往來。隔行懸合。凡後世駢體對法。莫不悉肇於斯。在漢鄒陽。谷永爲文。多用俳偶。而齊梁踵事增華。遂成一體。要亦造化自然之文章。因時而顯。有非人力所能與者。俗儒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遂謂四六不逮古遠甚。不知國家制策表箋。有必不能廢此體者。卽如柳歐蘇王文與韓埒。其集中四六。典麗雄偉。何嘗不與古文竝傳甚矣。夏蟲不足以語冰也。第四六之興。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體矣。自來選者。或合一代之作。或聚一體之文。從未有體裁悉備。提要鉤元。集諸家之論說。而成四六之大觀者。此孫夫子四六叢話所由作也。夫子爲世名宿。鄉會制義。久傳播士林。而尤邃於古學。自爲中翰。以迄分守鳩江。雖嚴寒酷暑。手執一編。偶有所得。卽振筆書之。嘗謂杲曰。予於此書。數十年心血矣。杲性魯鈍。而記誦復善忘。童時讀經傳外。專攻舉業。及從畏菴先伯祖遊。又時聞同鄉趙易門前輩緒論。亦略涉四六之藩籬。今年夏。夫子取叢話重加校正。將以壽世。杲喜是書之必傳也。因追述向日師友之提命。約略數條。妄書於後。卽以就正夫子。竝質宇內之留心四六者。乾隆己酉孟秋月。受業休寧程杲謹識。

四六盛於六朝。庾徐推爲首出。其時法律尙疏。精華特渾。譬諸漢京之文。盛唐之詩。元氣瀰淪。有非後

世所能造其域者。唐興以來。體備法嚴。然格亦未免少降矣。前如燕許。稱大手筆。嗣如王、楊、盧、駱。稱四傑。今卽其集博覽之。所以擅名一代之者。不尙可尋其緒乎。宋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另出機杼。而組織經傳。陶冶成句。實足跨越前人。要之兩端不容偏廢也。由唐以前。可以徵學殖。由宋以後。可以見才思。苟兼綜而有得焉。自克樹幟於文壇。四六主對。對不可以不工。雕龍所論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盡之矣。至謂言對易。事對難。反對優。正對劣。其所謂難者。若古二十四考中書三十二年宰輔。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室離宮三十六之類。比事皆成絕對。故難也。近時繙類書。舉故事。往往一意衍至數十句。不惟難者不見其難。亦且劣者彌形其劣。孫夫子於總論篇中。有以意爲主之說。學駢體者。不可無別裁之識。

按四六對法。一句相對者爲單對。兩句相對者爲偶對。一篇中須以單偶參用。方見流宕之致。更有長偶對。若蘇軾乞常州居住表。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之類是也。反對正對之外。有借對。若駱賓王冒雨尋菊序。白帝徂秋。黃金勝友之類是也。有巧對。若賓王上司列太常啓。搏羊角而高轟。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之類是也。有虛實對。若柳宗元爲裴中丞賀東平表。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孟之泰。之類是也。有流水對。若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盛。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之類是也。有各句自對。若王勃滕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之類是也。要使百鍊千錘。句斟字酌。閱之有璧合珠聯之采。讀之有敲金戛玉之聲。乃爲能手。

四六中以言對者。惟宋人采用經傳子史成句。爲最上乘。卽元明諸名公表啓。亦多尙此體。非胸有卷軸。不能取之左右逢原也。以事對者。尙典切忌冗雜。尙清新忌陳腐。否則陳陳相因。移此儷彼。但記數十篇通套文字。便可取用不窮。況每類皆有熟爛故事。俗筆伸紙。便爾擗搯。令人對之欲嘔。然又非必舍康莊而求僻遠也。要在運筆有法。或融其字面。或易其稱名。或巧其屬對。則舊者新之。頓覺別開壁壘。莊子所云腐臭化爲神奇也。

四六序事之法。有挨序格。若一事目始至終。一人自少至老。遞詳其實是也。有類序格。若德行文章勳業。以及世望後裔。各標其目的是也。有分序格。若雙壽之夫妻。聯芳之兄弟。以及累葉親賢。同堂友哲。各揚其美是也。有合序格。若前項諸類。而以錯綜分配舉之是也。其篇法有直起直收格。有前冒後束格。有分柱提應格。其變更有整散相間格。要之格雖殊塗。而鍊意鍊詞。悉歸一律。至於通篇句法。平仄相銜。與律詩律賦同體。唐以前不盡然者。法未備也。唐以後間有不然者。如律詩中之拗句也。不得沿以爲例。偶對上下句。一事相承。或有各用故事者。必須意義聯貫。不得良限貽譏。他若論事則頌不忘規。贊人則擬必於倫。立言體裁。尤以獻諛爲戒。凡此數條。皆慮人之一得。原不敢見笑方家。今因叢話。妄呈簡末。世之讀孫夫子是書者。必以杲爲弄斧於大匠之門矣。

自序

竊惟芍藥調芳。侯鯖最美。蘭苕鋪緜。戲翠彌鮮。玉樹青蔥。以羅生而擢秀。雲樞戢香。乃叢倚而呈材。五都則瓌寶盈眸。九奏則鏗鏘動魄。覽女牀而識異。鳳舞鸞歌。夢閭闔其如迷。門千戶萬。緯蕭狎浪。難尋驪頰之珠。按樂披圖。莫辨霓裳之序。塵埃野馬。鼓生物以含和。春草雞翹。分天章而奪麗。是以通才名世。哲士知言。沿源委而轉益。多師無問津者。貽話言而流傳。滋永克紬釋之。且夫體包衆善。誰窺作者之心。道重三端。孰竝文人之舌。說劍侈鏗鐔之旨。斲輪恣椎鑿之談。枕籍論衡。尤工名理。瀾翻世說。更善清言。若乃馳驟詞場。佃漁藝苑。杜陵尊酒。摩詰杯茗。志林綠瓊。海之遊。筆記自玉堂之直。迂夫漫叟。亦有篇題。攬轡歸田。非無著錄。嫣然一笑。託微意於美人。穆如清風。徹中聲於羣雅。春雲作態。長憶水曹。良玉生烟。獨傳表聖。宛陵翁之詩格。繡譜金針。滄浪子之宗風。鏡花水月。總龜已拾其彩翠。茗漁更攝其蘅蕪。夫四六者。詞賦之菁英。文章之鼓吹也。碌碌非匿瑕之質。纍纍多復貫之姿。驗始平之銅。音參秬黍。拭華陰之土。艷發芙蓉。墨數升以淋漓。卷五千而撐拄。相推相衍。遞出新奇。一咏一吟。都成故實。潮回胥母。不無取於雄豪。琴奏雍門。更欲窮夫幽渺。偏傍刊誤。寫漆簡以經三。奧窈開蒙。讀南華於第二。量才情於十倍。較長短於一分。蒸成菌以非虛。獺祭魚而不有。六銖無縫。幾許裁成。九曲穿珍。一回拈出。窟窿而芳苞盈掬。玲瓏則獨繭抽絲。然而蒼萃斯難。檢尋未易。謝景思麤成卷軸。空復犀揮。王性之微得端倪。何能貂續。梅爰自垂髫。卽思染翰。曾是學焉相近。敢云寸有所長。先大父潛村府君。手付縹緗。家傳矩矱。及寄蹤襄國。坦腹

清河外舅寶田先生亦往往折衷時時發篋兩度翠華獻賦十年青瑣闕朝和聲乏鳴盛之才珥筆踵羣公之後己丑座主爲嘉定曹習菴先生蓋代龍門洽聞麟閣辱品題於月旦與考訂于丹鉛自佐郡江城于役郡下每復從容請益邂逅開襟謂古來駢儷之文多前輩陽秋之論妄欲做本事之體成一家之言先生如月印川固無隱爾若金在冶屢歎起予盡緝插架之籤俾繼焚膏之晷並期重見爲紱三都梅感知己於寸心憶前言之在耳三餘罔輟六稔相仍寒暑乖違音塵契闊而先生乘軺南海撤瑟秋風問舊館其荒涼求遺文而零落當削稿方新之際已宿草沾灑之餘就正無因悵悵自失蘇長公湖山獨往慨六一之云亡蔡九峯書傳旣成屬考亭之下世所冀層淵鬻沸聞歌而尙赴心期一瓣氤氳展卷而若存寤寐云爾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上浣烏程孫梅序

四六叢話凡例

一四六之命。何自昉乎。古人有韻謂之文。無韻謂之筆。梁時沈詩任筆。劉氏三筆六詩是也。駢儷肇自魏晉。厥後有齊梁體。宮體。徐庾體。工綺滅增。猶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選學。宋目爲詞學。而章奏之學。則令狐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沿及表啓也。

一陸機文賦。區分十體。魏晉前其流未廣。西山真氏以四體撰文章正宗。亦僅挈其綱。若乃辨體正名。條分縷析。則文選序及文心雕龍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龍以對問。七發。連珠三者。入於雜文。雖創例。亦其宜也。唐設宏詞科。試目有十二體。則皆應用之文。今自選騷外。分合之。爲體十八。亦就援引考據所及而存之。其章疏與表。分而爲二者。以宣公奏議之類。不可入表故也。碑誌與銘。分爲二者。碑用者廣。誌專納墓。而銘則遇物能名。各有攸當。其餘悉入雜文。又列談諧。皆雕龍例也。

一選實駢儷之淵府。騷乃詞賦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文選理。王孝伯云。熟讀離騷。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詞筆迴絕者。無不以選騷爲命脈也。是編以二者建爲篇首。欲志今體者。探本窮源。旁搜遠紹之意。

一文選楚詞及賦三種。專門名家。不下數十百種。寒家藏書鮮少。無由徧窺。管見淺渺。挂漏多矣。第就所見纂存。其間考訂發明。亦復粲然可觀。以云舉隅。豈存見少。

一各體文有正史內載全篇者。竝不錄。以是編取諸叢話。非選集也。其說部內間值全篇。則錄之。以徵逸也。

一凡一條內涉數體者。不復分析。亦更不重見。亦有互見者。其文義稍殊。則並存之。

一作家姓氏爵里。稍引史傳。附以論斷。見知人論世之義。文選楚詞及賦家。俱以尤著者載於篇。唐宋元四六家尤多。亦不備載。惟大作手有專集存者。罔遺焉。餘則各附本條下。不重見。失考者闕之。

一四六至南宋之末。菁華已竭。元朝作者寥寥。僅沿餘波。至明代經義興。而弊偶不講。其時所用書啓表聯。多門面習套。無復作家風韻。聖朝文治聿興。己未丙辰。兩舉大科。秀才詞賢。先後輩出。迴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長者。自彭羨門。尤悔菴。陳迦陵諸先生後。迄今指不勝屈。但各家俱有專集。而膾炙腴詞。激揚緒論。若侯芭。桓譚之流。猶有待焉。且蒙管見不多。尤虞遺漏。故此編所錄。姑就宋元以往。聊備遺忘。餘俟續輯。庶爲大觀。

一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於前代文集存佚評鑿。無不詳備。集千古之大成。樹藝林之標準。是編於作家諸卷。謹悉恭錄。蓋蠡測聽飲之義。取資無盡云。至近人著述。並不登入。以是編所錄作家。訖於宋元故也。

四六叢話目錄

卷一

選一

卷二

選一

卷三

騷二

卷四

賦三

卷五

賦三

卷六

制勅詔冊四

卷七

制勅詔冊四

卷八

制勅詔冊四

卷九

制勅詔冊四

卷十

表五

卷十一

表五

卷十二

表五

卷十三

章疏六

卷十四

啓七

卷十五

啓七

卷十六

頌八

卷十七

書九

卷十八

碑誌十

卷十九

判十一

卷二十

序十二

卷二十一

記十三

卷二十二

論十四

卷二十三

銘箴贊十五

卷二十四

檄露布十六

卷二十五

祭誄十七

卷二十六

雜文十八

卷二十七

談諧十九

卷二十八

總論二十

卷二十九

作家一

文選家

作家二

楚詞家

卷三十

作家三

賦家

卷三十一

作家四

三國六朝諸家

卷三十二

作家五

唐四六諸家

卷三十三

作家六

宋四六諸家

作家七

元四六諸家

四六叢話卷一

清 烏程孫 梅輯

選一

文之爲言。合天人以炳耀。選之爲道。從精義以入神。選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選。豈麗製之淵林。若乃懸衡百代。揚摧羣言。進退師於一心。總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氏見之矣。夫一言以知。馮蔑知人難矣。未若知言之難也。後世必有子雲。知言難矣。未若知文之尤難也。更二難以課。最包載籍以爲程。著述以來。僅有斯作。夫陶冶墳素者。本於學。筦攝人文者。係乎才。南華非出僻書。左史焉知間遠。少見多怪。膚受淺中。學不博者。固未足以論文。又或識鮮通變。質本下中。辨鼎得贗。買璞誤鼠。才不高者。亦無以枋選。同時俊彥。希望苑於青冥。千古斯文。感高樓之風雨。揆厥所長。大體有五。曰通識。五經紛綸。而通釋訓詁者。有爾雅。諸史勝蠶。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餘年間。藝文備矣。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由。雲間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於辭翰。其長一也。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鄴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載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澠不必盡合。詠懷擬古。以富有爭奇。元虛簡棲。以單行示貴。其長二也。曰辨體。風水遭而斐聲。作心聲發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冊。體之不

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既備之於篇。溯委窮源。復辨之於序。勿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園冊子之用。其長三也。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部。窺豹則已陋。祭獮則無工。惟沈博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雞躑鷃。繽紛入用。是猶陸海探珍。鄧林擷秀也。其長四也。曰鎔範。文筆之富。浩如淵海。斷制之精。運於鑪錘。使漢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還。激昂而競響。雖襍序不收。少卿僞作。各有指歸。非爲謬妄。謂小兒強解事。此論未公。變學究爲秀才。其功實倍。其長五也。有唐而後。家置一編。杜陵有言。熟精斯理。引伸觸類。門戶滋多。孟利貞卜長富。撰續文選若干卷。卜隱之撰擬文選若干卷。齊晉列附庸之盟。規矩存高曾之舊。又姚鉉文粹。呂祖謙文鑑。茲非其支流遺裔歟。此廣續家也。李善廣釋事類。子邕別標義蘊。五臣又爲輯注。合善本爲六臣注。援毛鄭蟲魚之勤。達向郭筌蹄之表。固屬蕭氏之功臣。抑亦百家之肴饌。此注釋家也。監庫鏤板而後。景文手寫之餘。發哲匠之巧心。係前修之緒論。丹鉛所在。不可廢也。此評論家也。余既有叢話之役。以爲四六者。應用之文章。文選者駢體之統紀。選舉不亡。則詞宗輩出。名川三百。譬穴導以先河。靈芝九莖。及青春而晞露。撫拾陳編。建爲篇首。攷金臺之遺址。辨玉樹之殊名。徵騶虞之名官。識擊壤之應樂。談柄方升。咫聞非尠。敍選第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困學紀聞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

也。同上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鶴。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鵬。非禽。同上名也。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元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暉謂嵇康爲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

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同上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爲誤。若璩案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同上

文選安陸王碑云。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弈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弈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同上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案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同上

案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有說齋集。

周公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卽九紀也。同上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卽行七步。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爲此說。同上

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筆記

李格非善論文章。常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冷齋夜話

嘗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鸞黿鼉。同鼠共羅。劉淵林注云。鸞形似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鸞。游宦紀聞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困學紀聞

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注。枉渚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發枉渚。又小灣曰枉渚。郭璞江賦曰。因岐成渚。注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因曲成渚。此又岐渚也。覽乘

戴安道就范宣學。

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惟獨好畫。范以

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世說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

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篇存之。仍題元注。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

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別旣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

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

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

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

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

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

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

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

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參校。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灸熊蹯。李氏云

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

以上句云。膾鯉膾胎鰕。因注詩曰。庖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庖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

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寒。寒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寒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旣入寒爲寒。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庖寒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氏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不知犯諱。豈惟矛盾而已哉。資暇集

蕭該漢書音義。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皐楔。皐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皐搖。筆記

儲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園。謂之陸。黃圖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菑。呀壑瀆。該按灑沈菑而呀壑瀆兮。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啾啾踰踰。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踰踰。驤貌。該說啾舊亦作愁。韋昭音裁。梟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爲據。云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按韋本作梨顙樹頷。梨顙。顙擗地。樹頷。頷觸地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同上

賈誼宋玉賦。天成自然。張華鷓鴣賦。亦佳妙。樂城遺書

金虎二字所用。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此卒以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

圖云亡金虎喻泰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耀金虎習質。甘石星經曰是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火昴。金火相薄。主兵。西溪叢語

莞華一名魚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爲名。其根曰蜀桑。其華可以爲藥。莞字或作椀。爾雅椀魚毒。郭璞解云。大木生南方。皮厚汁赤。堪藏卵果。此說誤耳。其生南方。用藏卵果者。自別一椀木。乃左思吳都賦所云。縣椀椀櫛者耳。非毒魚之椀也。愈就篇注

觚者。學書之牘。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班固兩都賦曰。上

觚。稜而棲金爵。同上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尙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檮杷。檮杷。檮杷。厚朴。盧橘果。杷杷。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坡笑曰。意不欲耳。冷齋夜話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齋斧。服虔注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齊。西溪叢語

潘岳秋興賦云。斑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五臣注云。彪。髮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善注云。彪作髟。音方料切。同上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尙

耶。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耶。帝附掌竟日。本事詩

歷代宮室中有謬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謬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謬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夢溪筆談

司馬相如上林賦。敝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滌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泰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潏潏。灌三江而瀚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於震澤。後爲北江。而入於海。此皆未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於海。何緣入於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滌。三江水之所入。非入於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同上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適。故潘岳笙賦云。修適內解。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同上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則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

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曹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

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是也。春渚記聞

多祇二字通用。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一本多作祇。余固疑之。後觀服虔解左氏傳。祇見疏也。云晉宋杜

本。祇字皆作多。又張衡西京賦云。炙庖夥。清醑多。皇恩溥。洪德施。案文選西京賦作清醑。注廣雅曰。多也。此卽引爲多字。恐誤。何晏景福殿

賦曰。艷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二多字如此。押益知多祇二字。古通

用無疑。襄陽閒評

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爲錯誤耶。同上

潘安仁好借聲爲韻。西征賦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錯者。鼃錯也。

本音倉故切。乃借爲倉各切焉。同上

司馬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注云。蘭卽今澤蘭。別是一種花。非蘭也。此乃不曾親見。妄意而言之耳。

此物余鄉有之。故知其言之失。嵇康養生論。并博物志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自古以爲二花。今沈存中

忘懷錄。種合歡法。下注云。萱草也。謂合歡卽萱草。存中之言誤矣。存中不獨於此誤。其於蕙。乃云。今俗謂

之鈴鈴香。亦非也。蕙別是一種花。黃太史謂一幹而六七花者。余鄉有之。豈是鈴鈴香也。同上

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皆爲文造情耳。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

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歲寒堂詩話

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栴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栴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籬。蘼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茅之類。自是侈詞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容齋續筆

荀子。仲尼之狀如蒙。俱韓退之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楊倞註。俱。蒙茸。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俱爲二物。俱音欺。韻略無此字。有魅字類。楊倞說非。希通錄

簞竹筍。其竹實中籜屬。見吳都賦中。筍堅大可食。篠筵筍。筍筒筍。並見吳都賦。吳越有之。筍可食。筍譜

張平子作南都賦。述南陽光武舊都也。云春卵夏筍。秋韭冬菁。同上

左太沖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注。苞謂筍苞皮。抽節謂長也。同上

潘岳閒居賦云。青筍紫薑。按筍不過縹綠。賦言青筍。今是處竹萌。多作青綠色。非青碧色也。同上

史記黔布傳。常爲軍鋒。索隱云。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呂延濟曰。橫行不如簿。鹵簿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鹵也。李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則是或曰簿鹵。或曰簿。又簿部亦通用也。景德中。王欽若進鹵簿記。石林燕語

成公綏嘯賦曰。匄磴勞曹。卽今之鷲胤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鼠璞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人。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黎爲匣。誠齋雜記

比目魚一名鱧。音榻一名鱣。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介亦作鱗。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北戶錄

鄭惟忠。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為政不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事遂不行。大唐新語

沔又東逕方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漢臯即方山之異名也。水經注

庾登之傳。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嘗於晦坐誦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南史

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鳳為赤眉壞之。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三輔舊事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冲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是也。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制度。上應星宿。吳都賦云。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煒蔚是也。建康宮殿簿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親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燕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駘背死。勞生害物翠眉須也。龍眼惟閩中

及南越有之。太冲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言臨武長唐羌也。滄翁雜說

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甘橙榛。玉藻曰：君入門，上介拂棖。榛音太。蒨之蒨。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榛，疑卽今之金橘。今人書堯爲橙，非是。同上

二京賦：天命不諂，疇敢以渝。

今文選作不滔

杜預注左傳：以諂爲疑，今劉良以諂爲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

蓋天啓其心，人惹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云：超殊榛，擗飛颺。薛綜曰：擗，捐取之也。李善曰：擗，大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擗竹，或是此字。賦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薛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薛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敬齋古今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晏。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或行於茵，或載於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於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輦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同上

左思三都賦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在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於蜀都則云：試水客艤。原本輕舟，娉江妃，與神遊。又云：吹洞簫，發

權謳感鱣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於談吳都之壯一作賦則云巨鼈屬最首

冠靈山大鵬續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稱

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同上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獬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治曰山

海經曰獬見人則笑而賦言獬子長嘯當是常笑而作長嘯者版本錯同上

班固兩都賦序云臯陶謨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按魯頌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斯

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班固何得以與臯陶為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承揚雄之誤也法

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商頌那序曰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

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吉甫固作頌者若正考父但為得頌之人奚斯則

但為頌中所稱之人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晞者為晞何事乎此雖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

誤也史記謂商頌為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為作詩之人也同上

揚雄傳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曰從法駕也

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為會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也麗偶也

又言屏玉女却

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漢書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扶間反。張銑曰。晝分。日中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無他義。不必發音。亦不必下注。敬齋古今註

舊傳王羲之鬪亭修禊。引用絲竹管絃字。故不入文選。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此四字矣。羲之用祖此。

而劉原父注亦云。絲竹管絃物二等爾。於文爲駢。臆乘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著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夏擊鳴球。載於禹謨是也。孔氏雜說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日時也。同上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傲之作劇。

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牒真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

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爲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特

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學齋估畢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

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

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

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筆記

余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同上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

泣孔某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同上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管絃爲病。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尙多。何特此序耶。三柳軒雜識

文選言擔石之儲先儒謂齊人名小罌爲擔。又謂江淮之人以一石之重爲擔。奈竊以一石之重者爲當理。談撰

孔安國尙書序言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爲隸書古爲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真可笑也。老學菴筆記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荆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子規。青出於藍者也。同上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同上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晚年賦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費耳集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

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歲寒堂詩話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曰巢父。澗泉日記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出文選五臣注中張銑語。則旣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

汗漫而無所統耳。同上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注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同上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閒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余以東坡爲強生事。同上

開元閒。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於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爲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舉。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割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攪心。余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攪心。而不知五臣之競

擾也。同上

宋玉九辨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容齋續筆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諡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諡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諡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惟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諡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諡者。號也。言得諡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諡。其語可謂奇矣。容齋三筆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尙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美之。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鼠璞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頗疑導官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粗。考其耗損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藥。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張文林。相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藥一莖六穗。

于包注云。籩。擇也。一莖六穗。謂加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籩。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包文選 嬾真 子 作庖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少其倫比。或曰。絲卽是絃。竹卽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

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出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同上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督勳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

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卽微子之命日篤不忘也。困學紀聞 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爲察。非也。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緡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一曰關。衡也。

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亦用韋說。同上

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

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

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元遠。

率根於理。讀之想見當時之風致。野客叢書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貨于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請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

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

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

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同上

文選任彥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荀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日當爲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爲盡善。按漢書。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漢史謂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蓋以此也。則知千秋爲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豈一月九遷爲丞相哉。善蓋引東觀記之謬耳。

同上

四六叢話卷二

選一二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傅。賦鵬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鶡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鶡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鶡爲冠。號鶡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野客叢書

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又考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同上

東京賦。淵游龜螭。郭璞謂靈螭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尤字林。大龜似猊。不知似猊二字。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胃鳴者。螭蓋胃鳴之屬。同上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卽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子賦云。房陵縹李。李善文選注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游于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註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謬如此。同上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所謂痺者。今俗云斂聲也。斂音鮮。出羯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斂。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

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鷄雞游絃。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五臣旣陋。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同上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俗本巡誤逃。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不可謂安仁之誤也。同上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于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傳之說未可以為非同上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琴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即上林賦紛溶箭琴同上

李善精于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

自成一家人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若璩按主司為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

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于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于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

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同上

淮南問為文選學者本于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隳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乃為曲說欲以救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為不忠也時人為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顧投閣清淨顧為符命耶譏其反道敗德身為亂階而盜寂淨之名耳寓簡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偃音震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飛礫雨散剛瘳音宜必斃煌火

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梢所交切魍魎斲獠葵聿切狂斬螻自危切蛇免斯切腦方良囚耕

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魃與罔象，瘞

煙祭切

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况魃

音岐 音城

與畢方。度

朔作梗。

哽

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

七刀切

索葦，目察區陬。

祖婁切

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遑，此文雖多

物彪，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巽作內中大儻文

云云

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同上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

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

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漳南詩話

東坡酷愛歸去來詞，既次其韻，又衍爲七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同上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

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

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

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卽此橘也。考二

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猗覺寮雜記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嬋娟碧鮮靜。蕭瑟寒籀聚。薛字從別本。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竹也。尤謬。非釋者謬。興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爲碧薛。兒童之見也。舍舊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爲薛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蔭修竹之嬋娟。注云。嬋娟美貌。同上。

爲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于潘安仁射雉賦。張衡舞賦。並有彳于二字。彳丑亦切。于丑錄切。韓詩刻畫架崖。今人不敢用。同上。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仿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閎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既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同上。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荆公亦不知爲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學者藉之子夏是也。同上。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鷓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鷓失。素是未盡識鷓也。同上。

劉義慶爲荊州刺史。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

美。金樓子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卽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瘡疾。良可笑也。

漚淵靜語

海物異名云。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肉柱膚寸曰江珧柱。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此也。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耳。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楯曰蝦公。侯鯖錄

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耳。俞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野客叢書

案西溪叢語引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作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世率以板輿爲奉母故事。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三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同上

世說云。彈棋起於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不起於魏室明矣。酉陽雜俎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他過。自高祖爲沛公時。爲太僕。又事惠帝呂后。訖文帝時。只爲太僕。揚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疇璜新論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志懷霜雪疾惡若讎任瘞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操怒送與劉表劉表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遊高峻棲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鳳而等美馬比德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巖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翻之殘毀雖奮迅其馬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余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

容齋三筆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卽此也其竹圓緻異於餘處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唯此簫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採之

丹陽記

世稱芥蒂或芥蒂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睚眦薑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曰芥蒂刺鯁也薑與蒂同郭象莊子注亦云薑芥

臆乘

太牢者謂牛羊豕其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野客叢書

劉棻嘗從揚雄學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

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聲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同上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
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
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
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乙帳。前庭種玉
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亦非甘泉宮事。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
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傅巽。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意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
爲言者何耶。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
同上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
餘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余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
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
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於文
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捫蝨新話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余亦謂國朝

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同上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文選。案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是。東觀餘論

梁昭明淵明集敍曰。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西溪叢語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蘖。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餌。

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蝮以疑之。不知別有據抑以意自

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蝮譖焉避之者。蝮音遏。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避暑錄語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

也。同上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鷗懷若探湯。願思

爲筦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西溪叢語

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蓋不專爲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之罪。真有功於名教也。鶴山題跋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案張平子東平賦曰。九龍之內。

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于此碑也。困學記聞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

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

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

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西京雜記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賦而弗逮，故雅服焉。同上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同上

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東觀餘論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遂一作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

今文選本玉字差誤。西溪叢語

案文選舊本玉字訛作王，文意不屬。一經改正，頓覺明快。沈存中續筆談詳剖其故，而詞較冗，故不錄。杜甫洗兵馬，左太沖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同上

上林賦云：仁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杜邑記云：葉如甘蔗，頻音賓。吳普本草云：一名檳門。同上

上林賦：蜚鷗，史記作蠅，漢書作鷗，郭璞音誅，神農本草作鷗鼠，音羸，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鬣飛。

爾雅鼯鼠一名夷田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頰雜白脚短爪長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竈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鼯鼠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同上

後漢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鼯非虎非熊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作非熊蓋虎字乃唐高祖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雜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若夫李善注文選其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鼯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鼯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彷彿記憶而爲之注爾攷古質疑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簿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卽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鼠璞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鯨鱓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田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避暑錄話

吳都賦云蛟鱓琵琶注云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豈今所謂鯢魚者乎靈圃閒評

宋書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斑重轂。兩轄飛輪。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疏轂飛輪。飛輪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謂之飛輪也。困學紀聞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晉地。非秦有也。若據案秦孝公 同上 亦非春秋時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案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

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萃音。班婕妤賦。紛綵繅兮紈素聲。其義一也。

以鮮明爲翠乃古語。同上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同上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同上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卽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玉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襄余幃而請御。

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頽薄怒以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

今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頽薄怒以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

今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頽薄怒以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

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闐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于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願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頽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譎龍說。有奇女頽爾怒之語。正用此也。容齋三筆

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李善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爲己識。此義又無稽也。同上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絲。任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于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鎮之。繫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註諸家。皆不引證。惟李善注文選有之。子案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卽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于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同上

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上父母亦可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孔氏雜說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宏文館學士。撰文選音義十卷。

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元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蹕臨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大唐新語

孫奭敦守儒學，判國子監庫，舊有五臣注文選鏤板，奭建白內于三館，崇本抑末，多此類也。儒林公議

案宣公移監庫文選鏤板於三館，於義當矣，非欲廢選舉也。使四門之士競慕文選，則不免浮薄，使三館之士不習文選，又豈羣雅之材哉。

水經注：漢水又東逕鼈流而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者也。困學紀聞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同上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同上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于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本意。東坡志林

函谷關，遼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嶮。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水經注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都賦。度曲未終之語爲證。師古曰。應是說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卻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野客叢書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石林燕語

楊億作二京賦。旣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邪。楓窗小牘

案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九嶷巖薛。太一龍嵒。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經外雜抄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門二丈。高一丈。而雉所以名之義未詳。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廬壘。護強。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潘安仁射

雉賦曰。晝墳衍以分畿者。此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以雉計丈也。識遺

太史公記高漸離。伎養不能無出言。案技養者。謂懷其技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

癢。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靖康綱素雜記

鄧艾至潁川。讀陳實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魏志

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戛鳴瑟。豈以言內子耶。說詩者。韓詩孺人對稚子。自杜詩老妻稚子句中來。儲光羲

云。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對稚子。凡皆並指妻子。愛日齋叢抄

漢人喜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研北雜志

羊祜讓開府表。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位。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

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史記趙簡子曰。鷺

鳥累百。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禰衡表。又用此語。臆乘

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揚雄解嘲。譬猶江湖之崖。渤海

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鳥飛不爲之少。同上

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驥。史炳。審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吐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

注云。其史炳。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之稱姐。漢魏已然。能改齋漫錄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於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

江之澧州。卽長安也。案唐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翼幕排銀牖。又云。春

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云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同上

司馬相如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耳。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東坡志林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式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也。

同上

四六叢話卷三

騷二

叢話曷爲而次騷也。曰觀乎人文。稽於義類。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與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靈修。瞻重華。追三后。占瓊茅。媒鳩鳥。抱忠謇。怨遲暮。以至然疑恍惚。中路夷猶。窈窕宜笑。嬋媛太息。何其情之貞而摯也。又若雷雨窈冥。風雲舒卷。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靈靡千名。鏤錯萬狀。更有雲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雄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其情。有文無情。則土木形骸。徒驚紆紫。有情無文。則重臺體態。終惡鳴環。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儷體之先聲乎。故使善品藻者。殫於名言。工文章者。竭於摹擬。習訓詁者。炫於文字。辨名物者。窮於爾雅。至於後之學者。資其一得。原委可知。波瀾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若夫幽通。思元。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藉田。齋肅典雅。東皇司命之麗則也。長門。洛神。哀怨婉轉。湘君。湘夫人之縹渺也。感舊。歎逝。悲涼幽秀。山鬼之奇幻也。馬汧督誅。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國殤禮魂之苦調也。西征。北征。敘事記遊。發揮景物。涉江遠遊之殊致也。鸚鵡。曠放沈摯。懷沙之遺響也。哀江南賦。有黍離麥秀之感。哀郢之賡載也。小園。枯樹。體物瀏亮。橘頌之亞匹也。恨別二賦。哀音慘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經通天臺表。追答劉沼書。辨命。勞生諸論。托喻非常。天問之詭激也。

七發、觀濤、浩瀚清壯。九辨之體勢也。東方像贊、歸去來詞、蕭散風流。卜居之別情也。解嘲、答賓戲、問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扞軸日新。綆缶紛來、而冲瀾自若。思窮物表、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動而愈出、職此之由。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可誣也。淮南以下、規規焉章撫句、做豈可同日語哉。又揚子曰、事辭稱則經、文心以之論騷。夫天經地義、惟忠惟孝。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書二百四十年之事、褒貶所加、亂賊聳懼。豈非教忠之旨、而扶風以辭章之才。媿阿之行、妄作忠經。將以僭聖、必欲率先百行。仰則六經、無已。其楚辭乎。雖音涉哀思、而志純貞正。屈跡江潭之下、抗節雲霄之上。以視夫益稷之陳謨、箕子之衍範、未知何如也。若流虹復觀於杏壇、則呵壁不孤於玉筍矣。二十五篇、昭明錄之過半。今以別於選者、不以選困騷也。自賦而下、始專爲駢體。其列於賦之前者、將以騷啓儷也。敍騷第二。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元作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嶢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

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一作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

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音嵩元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元作蔽日。木夫元作

天謝九首。七伯三目。元作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

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懼。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

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元作憲。朱云宋本楚辭作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

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

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鑠古。辭來

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

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浚波

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效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文心雕龍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困學紀聞

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西。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東北數十里。卽屈原舊田宅。雖畦堰靡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水經注

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旣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儻異。地嶮流疾。其性亦隘。同上

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同上

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卽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也。同上

汨水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楫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甄烈湘中記云。屈潭之左玉筍山。同上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困學紀聞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

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同上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做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詔之言。不對之對。

過柳子天對矣。傳元擬天問。同上。見太平御覽。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若璣按。冰當作砭。砭。古厲字。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

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遁甲式

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祈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

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

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

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

星之外。恐誤。同上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同上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同上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惑劉安

說耳。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

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同上

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爲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汜蘭。是爲二草。不可合爲一。

若璩按。蘭蕙與蕙。各自爲類。黃山谷一幹一花。而香。同上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爲素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

不同藥。對以爲麋蕪。一名江蕪。

芎藭。蘆本。江離。藥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蘆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蘆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

謂芎藥可離。唐本草可離。同上

江離。然則芎藥江離也。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郭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同上

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同上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雲仙雜記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鉞魚腦。八金溪子手

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執勝。已而搜杞囊。果有三百刺。同上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大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大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

合。東方朔云。大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王。噫。大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展

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懶真子

退之謝自然詩。童駭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詩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珠綴。刻方連些。揚雄。解嘲。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策傳。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山所旃切。說文。山。宣也。祁連。山名。謂置郡至此。芥隱筆記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子遠游中語。同上

馬大年永卿著懶真子錄。辨王逸注楚辭以芰爲菱。秦人曰薜荔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卿謂爾雅薜荔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菱也。關西謂之薜荔。昔皆又云。菱厥擗。注今水中芰。此皆馬所記也。今考爾雅正本。則云。薜荔英光。注。英明也。卽今決明也。或曰。菱也。字從艹。非從之。及至菱厥擗。然後從。凌。注。水中芰也。則是菱與薜其爲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之陵曰薜荔。而爲水中之菱。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菱字交證。且誤以英光英明爲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學齋佔畢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

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同上

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

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同上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余考之漢書。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

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卻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悅。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云。播

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衍盈升。初無關涉。鼠璞

蕭該漢書音義。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該按牢字旁著水。音直

作牢。韋昭曰。泮。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鸚鵡之先鳴。師古。鸚音大。系反。鵡音桂。該案蘇林。鸚鵡音殄。絹。又

挾。獠狂。該曰。獠狂。無頭鬼。見字林。筆記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樂城遺言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

篇。梁昭明集文選。不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林下偶談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

同上

韓退之集中。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葳蒸兮蘭

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夢溪筆談

魯直醱醑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辭。蘇羹壤以充幃。注。幃謂之勝。勝。香囊也。又云。撒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元賦云。縞幽蘭。李善注。說文曰。繫幃曰縞。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縞。縞者。繫囊之繩是也。猗覺寮雜記

衙。許慎說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衙衙行貌。亦音語。以是知衙字後作牙者。其出於唐人改牙爲衙字之故。與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衙字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呼爲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於稽攷也。使左氏傳可作牙字。則許慎必不音語。而不爲牙字矣。然則使後世轉爲彭牙者。其德明之過歟。襄陽閒評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縱。則不及也。歲寒堂詩話

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皇篇。緼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篴。引儀禮鄉飲酒章。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於墳菴。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簫。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緼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容齋續筆

媵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其義亦同。容齋三筆

天左旋之說信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陽健而剛。運行宜速。陰順而柔。運行當遲。今月之行。乃過於日十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菴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放假日月右轉也。游宦紀聞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意。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喻。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隕。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平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屈原。有鑊錙爲鈍之語。張平子思元賦。有珍蕭艾於重筍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故。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爲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喻。似不應用。故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吟。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野客叢書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琴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同上

離騷雲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喻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

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河汜濫濫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賢之意。同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紕。詩人美在位者之詞也。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又駟馬既閑。輜車鸞鑣之類。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若楚詞高子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以服御自美也。對牀夜語

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感歎有餘哀。結句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解韻者謂哀叶於希反。且引毛詩山有蕨薇。隰有杞櫟。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又謂懷叶胡威反。及引離騷載雲旗兮。委蛇心低徊兮。疲懷等語爲證。辨則辨矣。如不通何。且子建此篇。旣押徊。又押哀。乃一韻耳。及懷字之上。亦有會合何時諧。諧懷亦一韻也。何必強爲引證。同上

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又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詞。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謝靈運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惠連云。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元暉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劉休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同上

子建云。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山水。謝靈運云。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鮑明遠云。朝遊雁門山。暮還樓煩宿。皆本楚詞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予至於元圃。若陸士衡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又江文通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則亦本楚詞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飡秋菊之落英。

同上

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容齋五筆。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真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寓簡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同上

邵公濟博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閔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悲懟。形於色詞。揚己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辭之美耳。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沉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梁溪漫志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閒。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覲粧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

則同。容齋四筆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

蘇個反

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

嚩訶也。

薩音桑葛反。嚩訶可反。訶從去聲。

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夢溪筆談

高。端。叔。墓。誌。銘。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崎。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隄。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釋。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隕。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諸。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攻媿集

跋龍眠九歌圖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同上

史游急就篇云鐵飴飴餒楚辭曰糗糒蜜餌有餒餒餒亦餒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然則餒餒可以養老與幼故錄之也。齊民要術

楚辭云尊桂酒兮椒漿然則古之造酒皆以椒桂。酒譜

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爲生爲人傑死爲鬼雄也。聞話錄

跋龍眠九歌圖後。楚辭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具闕珠宮。乘龍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東觀餘論

校定楚詞序云。漢書朱買臣傳。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倣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諝、蹇、紛、侘、僚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概。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旨矣。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于書末。猶古文尙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於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同上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以爲大招勝招魂。不然。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

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夏釜撞甕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滄浪詩話

子厚謂屈氏楚辭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後山詩話

若有人兮坐山檻。雲袞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難征。獨惆悵而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語。雖使屈宋復生不能過也。許彥周詩話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實也。同上

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爾雅又云。螺贏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云。元蜂若壺。取是焉。捫蝨新語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肅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粵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吊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

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西溪叢語

古樂府。陸瑜有仙人覽六箸篇。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嬰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詞云。投六箸。行六棋。故爲六博。以篋籥作箸。象牙爲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棋也。同上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藥不落耳。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同上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尙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於宋玉之悲大夫也。聞見後錄

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尙不得其彷彿。況其下者乎。惟退之羅池廟詞。可以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晁無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同上

昔傳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柬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詞曰。大苦酸醎。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

發而行。齊東野語

蹇修以爲理。朱元晦云。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下文理弱而媒拙。則云。恐道理弱。似與前說異。案九章。令薛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亦以媒理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復奚疑。浩然齋雅談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數語。至於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譏之。余謂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敗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於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鬢不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審其有意。娉容修態。紆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矚。又曰。美人旣醉。朱顏酡。嫉光渺視。目曾波。被文服。纖麗而不奇。長發曼鬢。豔陸離。二八齊容。起鄭舞。以至吳歛。蔡謳。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又大招亦云。朱唇皓齒。婢以娉。比德好間。習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嫫目宜笑。蛾眉曼容。則秀雅穉。朱顏。嫫修滂。浩麗以佳。曾頰倚耳。曲眉規滂。心綽態姣。麗施小腰。秀頸若鮮卑。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黛黑。施芳澤。青色直眉。美目嫵。鬢輔奇牙。宜笑。豐肉微骨。體便娟。皆長言摹寫。極女色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戲書爲退之解嘲。同上

涪翁云。童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詩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攷之信然。同上

姜堯章鏡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蕭遠。似或過

之。同上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複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太拘。純于爲元。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矣。敬齋古今註

楚辭曰。游蘭皋與蓮林。又陸士衡招隱詩云。結風佇蘭林。蘭蓮皆草也。同上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說文。欸。謦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欸。說文。咳。膺也。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欸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于皆韻收。咳字收。咳字。海韻收。欸。咳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但乃字之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欸爲欸。則其誤益甚矣。六一題跋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爲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於此者。其離騷乎。或推爲經。雖曰太過。未爲無據也。晁補之續楚詞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於本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爲之。遂以名世。然其原皆出於離騷。特體制殊耳。益公題跋

招隱詞本楚聲。淮南王安所作大山小山。擬詩之大雅小雅也。樂府解題

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欸。烏開切。乃歎聲也。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歎也。雲窗私志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

子之言曰。西子捧心而嚙。隣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嚙。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爲宜。而莊子以嚙爲美也。若醜人則嚙。固增醜狀。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爲道人也。嬾真子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犬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同上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被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公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化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鶴林玉露

古人之祭。燭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爲惡草矣。同上
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辭云。予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復齋漫錄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媯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同上

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一作茅以筵筮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其注曰。瓊茅。

靈草。筮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筮。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餠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糗糈密餌。有餽餽些。餽餽。餽也。言以蜜和米麵煎作糗糈。中書趙舍人

云。方言餌糕。今餽糕是也。文昌雜錄

楚詞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辨。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注。九辨爲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爲歌者也。諸家之說如此。余案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嬪於天。晉獻美人

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宜。是爲帝辨。同宮之序。是爲九歌。考此則九

歌九辨。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鐘在子。太元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鐘爲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規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續古

叢編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騷者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倣之作。畔牢愁。蓋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項氏家說

案澧陽志五通神出屈原九歌。今澧之巫祝呼其父曰太。其子曰雲霄五郎。山魃五郎。卽東皇太一。雲中君。山鬼之號也。劉禹錫論武陵之俗。亦曰好事鬼神。與此正合。且九歌多言澧陽澧浦。則其說蓋可信矣。漢谷永言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坐卻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則原之九歌。蓋爲是作歟。
同上

招魂曰。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此四句帝命也。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此三句巫陽對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此二句又帝命也。此章舊注不通。故爲正之。蓋掌夢之官。能占人精神所在。帝急欲還其魂魄。故併命巫陽曰。汝必自筮。而自予之。苟待掌夢。則恐不及事。此殆作者之本意云。
同上

四六叢話卷四

賦三

先正有言曰。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夫研都。譏以覆瓿。漢宣僅賢于博奕。昌黎深恥其俳優。然而登高挾藻。才堪大夫。不歌而頌。音中羣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于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輟翰傳誦。勒成一子。藩溷安筆。硯夢寐劓腸胃。一日而高紙價。居然而驗土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庾鴻騫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梘。以重棘之園刻。以三條之燭。然後銖量寸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摩共術矣。徒觀其繩墨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之領接。送迎互換。其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倫魁。爭先一着。獨孤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圓邱。隻字之轉移。功候什伯。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並轡轡往迴。舉足叶采齊之奏。方圓布置。運機眊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逾文勁節。風迴聚雪。柳暖飛綿。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格。隨手之變。亦可單行。壓尾之章。恆多隔對。行間

得雋。恍值腹而嘗其饈。字裏點睛。自中心而遊於殼。有如振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狐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瀆湧而涸枯。左妍右媿。類驥驂而驚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則硯玉之未瑩。必也構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間。又何必矜敏於八叉。鍊思於一紀也。若柳河東。披沙揀金。記里鼓車等作。實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鴻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真也。班張優爲之。又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有之。皆非淺學所能學步也。披尋之暇。條件斯多。于時語語。聊當賦賦。敍賦第三。

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釋名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文章流別論

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事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矣。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浮。此四過者。所以背大德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同上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呂覽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

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蔦之賦。狐裘結言。捩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兒。然賦也。

者。受命於詩人。拓疑作括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遂許云當作述客主元作至以首引極聲元脫曹補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元作翔曹改已下。品物畢圖。繁

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

經野。義尙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閱

馬元作焉朱改稱亂。故知般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元作鹿曹改品

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

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

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兒。孟堅兩都。明綯元作朋約朱考御覽改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一作拔以宏富。

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逾。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動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

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元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一作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

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文心雕龍

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漢書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旣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蟠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吁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鎗啾啾，蕭條寂寥，雋又

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終無增景於邊療。西京雜記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躡躍，奮皓翅之猗猗，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籟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皇之廣

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同上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緇縟文如素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邱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同上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皆麴泔邱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醴甘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啓且匡且漉載雷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淶鄴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青渚縈停凝醴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幡幡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璫爲鏡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同上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瞰兮君子之光鷓鴣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蔽修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暎炎日匪明皓壁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同上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鞞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禹禹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同上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紈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龔齊貢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彷彿似龍盤馬迴鳳

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緝人五匹。

同上

張融傳。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南史

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

五激反

連蜺。約撫掌欣忭曰。僕嘗

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碰星。及冰懸堦而帶坻。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

梁書

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

文心

雕龍

石守道介於首善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爲荆王之事也。

湘山野錄

世又謂易水爲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傳逮述遊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茫。蓋謂是處也。

水經注

秦始皇三十五年。於胸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崔炎述初賦曰。倚高艫以周盼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

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已及也。卽其賦所云吾夕濟於郁洲者也。同上

昭德里有司農張倫宅。最爲豪侈。齋宇光麗。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峻。嶽峯相屬。深溪洞壑。邇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洛陽伽藍記

曹毗湘中賦曰。竹則篔簹曰烏。實中紺族。濱榮幽渚。繁宗隈曲。萋蒨陵邱。菱逮重谷。齊民要術

案筍譜。白烏筍。湘中有此竹。生是筍。又有實中筍。

王彪之作閩中賦曰。竹則苞甜赤若。縹箭斑弓。度世推節。征合實中。篔簹函人。桃枝育蟲。細箬素筍。彤竿

綠筒。篔簹竹節中有物長數寸。蓋似世人形。俗說相傳云竹人時。有得者。青蟲謂竹髓。竹中皆有耳。因說桃枝可得寄言。同上

案戴凱之竹譜云。箬竹。江漢之間。謂之箬竹。一尺數節。葉大如履。卽所云湘箬也。

或問顧長康君箬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世說

齊武穆裴皇后傳。韓蘭英吳郡人。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爲宮中職僚。南史

蔣凝應鴻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之間。播于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撫晉

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

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

惟盧宏正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于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曰。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狀。

一本無
狀字

植將家子弟。從事輩皆竊笑。公曰。此未可

知。既而試登山探珠賦。略曰。文豹且異于驪龍。探斯疎矣。白石且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丞郎使判。俄而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麤務。又中老拳。同上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鞞鞞中得賦稿示之。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翼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册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李繆公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賦愈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尙有憂色。及觀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同上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同上

江左之亂。江陰尉鄒侍徵妻薄氏。爲盜所掠。密以其夫官誥。託於村媪。而後死之。李華爲哀節婦賦。行於當代。唐國史補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容齋隨筆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五色線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名遂振。全唐詩話

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漏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靈。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閒紫苔而挹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柏。慙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酉陽雜俎

高郢夜課於豐亭。忽見一鼈在案上。視之石也。郢異其事。取千題置散紙中。禱祝令石鼈啣之。以下來事。旣而石鼈舉頭。乃是沙洲獨鳥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雲仙雜記

江適作竹賦云。望春擢筍。應秋發莖。筍譜

隋蕭大圓竹花賦云。洛下七賢。湘中二女。傾翠蓋之踟躕。泛蓮洲之容與。侷儻傲人。便娟笑語。拊嫩筍以含啼。顧貞筠而命醕。同上

杜臺卿作淮賦云。綠筒縹箭。罕節疎目。檳榔之筍。盛冬所育。同上

吳筠箸竹賦云。一筍明其元嗣。三節獲乎嬰兒。同上

或問筍有五色。章采否。對曰。江東黃筍。閒居賦有青筍。閩中賦有素筍。赤筍。錢塘多紫桂筍。自餘斑狸。縹不可勝言。同上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若有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筆記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圖字也。同上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爲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爲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六一題跋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東坡題跋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始余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同上

晏元獻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于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爲省元。默記

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傷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犢。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毫社。伯姬卒。

若據案歐陽公年譜。年十七。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於晉。神降于莘。外蛇闕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

巫者謂多敘。困學紀聞。

鬼神之事也。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

揮麈餘話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淅瀝。合隨於雲。市云族云。市亦奇字。臆乘

案樊南甲乙集。初無雪賦篇題。未知何所據而有此聯。

退之閱已賦。獨閱其曷已兮。馮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

乃嗟歎其賢。詩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諼。

寬音區。櫛切。裕也。芥隱筆記。寬也。諼光元切。

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來無鄉。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破。同上

前赤壁賦。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學齋佔畢

莊周之書。有鶴鷄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鶴鷄。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同上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為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為一聯。使於變時雍。猶鈞埴埴。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商量。莫不領略此說。盤雪叢說

昔有士人在場屋中。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于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同上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成跡。而不能點化其語句。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生吾言也。各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須知天上者更有天。淵中更有地。會得這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窺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人。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飲。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同上

曩者吳叔經。鄂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纒纒。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關初二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同上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疋。西京雜記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樂城遺言

公曰。吾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首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同上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眞。爲文善腹稿。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同上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之異者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林下偶談

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漢書

余少時愛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情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小氣病一歲。余喜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桓譚新論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時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同上

禰衡傳。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于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漢書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

才亦見於此賦矣。青箱雜記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已見於

此賦矣。同上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曰。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

不覺歎息良久。泣下沾臆。杜陽雜編

案上謂唐文宗也。

林傑年六歲。請舉童子。後業詞賦。頗振聲問。有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於外則

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世。奇花異草。無非物外之名。無不嘉獎。關川士傳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人。少時性憎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

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嘗請于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

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岬。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間。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霧而

夕陰。以為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

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今憫

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

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龍城錄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惟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韋生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山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鳧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於軒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甚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粧。頃之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韋乃召御者。以紫叱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盛。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以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月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髯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余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今珠露旣清。桂月如畫。吟詠時發。杯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髯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髯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

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俱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驥。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恩。旣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草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甚。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冀異記

張九齡傳。九齡內懼。恐遂爲李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

篋中。唐書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游江表。卜居鄱一作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

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

就。雖不精絕。然詞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輿。挂酒壺於車上。一作

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

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尙交遊而不止。南唐近事

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嫖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

柳終朝僅得三眠。

江之嬌者江鄉之美人也。讀其詩者自可會之。

漫叟詩話

杜荀鶴與張署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藝苑雌黃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曛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曰。喬彞嶢嶢甚。以解副薦之可也。幽閒鼓吹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授穎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孫公談圃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閒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

零陵小記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嘗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師友談記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辭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鬪難鬪巧。鬪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同上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同上

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棠溪魚腸了令角端。侯鯖錄

公亟稱李衛公之文，謂不減燕許。每讀積薪賦曰：雖後來之高處，必居上而先焚。真文章之精緻也。王氏

談錄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絕麗亦不害其爲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然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青箱雜記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翻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鳥後賦責之，略云：我昔閱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石林燕語

王文正公爲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龍川別志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案字書。明從囧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案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囧。其一從日。皆可。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殊可一笑。雲谷雜記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癸廬閒評

顧眇之眇。乃音面字。今觀東哲餅賦云。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瞧而斜眇。擊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眇字乃與徧字咽字同押。則知古人用眇字。自讀爲面字矣。同上

陸龜蒙筍賦云。洪殺靡定。方圓不均。自註云。南方有方竹。今澧川鐵冶多方竹。竹內實微通心。若斂股許。筍可食。亦實。湘川人取竹作牀椅。有四稜。上穿孔入當耳。筍譜

周緘爲角觝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拏。盡是用拳之手。夢溪筆談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見後魏書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子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成星贊。旁覽不及。

隋書。時君能致諸蘭臺。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爲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

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此賦附之。非也。困學紀聞

莊子有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古賦有云。傳說奉中闈之祠。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所子而禱祠哉。此天宮之難明者也。同上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同上

梁書謝徵傳。徵字元度。陳郡陽夏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題。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

徵爲感友賦。以酬之。同上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章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也。

一本改桑 同上
爲乘賦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伏羲之世。同上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同上

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是何言歟。楚蘭陵荀況有蠶賦。金樓子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撫言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卽

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鵬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

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豫章記見困學紀聞藝文類聚

揚雄河水賦曰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遊於河之巖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水經注

昔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漢武帝嘗微行此亭見鮑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

曰長微客於柏谷微客賦作傲賓妻觀貌而獻餐謂此亭也同上

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何津令其鬻渡今竇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袁豹之徒並以爲然同上

司馬彪袁松郡國志並在涅縣有闕與聚盧湛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宋本作郭弔闕與之舊平案桓字誤似是松字

謂袁松也亦云闕與今梁榆城是也同上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贗物其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觀瀾文作劉備穎濱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荊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卽徐州先主之

意蓋以此也不知當日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手書爲定也。游宦紀聞

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鑿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

金史字壽甫遼西人

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爲之語曰主司非張

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出於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閒坐臥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歸潛志

王彪天賦云溥爲地蓋浩作星衢。

清異錄

王彪臨池賦云碧氏方澄宅龜魚爲蕩漾綠卿高拂宿煙霧以參差。

同上

韓中書俾舒雅作鶴賦有曰眷彼軒郎治茲松府。

同上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卽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章彖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彖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云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爲彖取府解。據言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州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歐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

沈載浮賞心利涉之地浴質至清之流其年同上

首選

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為閩從事北夢瑣言

宏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

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蠅蠓紛紜強秦去矣蜂巢聯聯搆阿房

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蠶粟祖龍藏矣其十一作載改更興一作懷悲愁辛苦

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同上

寄意于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

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

意趣大概不越諸此林下偶談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

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為章武佐命觀

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因話錄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同上

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歎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杜陽雜編

宋宣獻公綬宮楝詩云。閩苑春多非世境。層城花早出宮欄。用梁簡文帝楝花賦曰。層城之宮。靈苑之中。楝花特早。偏能識春之語也。墨莊漫錄

四六叢話卷五

賦三二

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荆公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癸辛雜識

彭晉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尙猛厲。物情不安。彭因僞作臺章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稿示之曰。得之臺中行且上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正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首冠。破題云。王妙心緯。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有如絲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已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編欄。遇都吏一子於場中。口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謔。汝鄉人也。盍往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潘見其辭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策。爲之重歎曰。吾當思一策以處。

既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戎服。介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令脩一儷函爲贊。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拊牌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黨羞。借荊州之階。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爲點定。約日導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入拜如儀。乃以贊上橘洲。觀之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橘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間。輒登市樓。姿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同上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夢溪筆談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士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進士御試。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尙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同上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爵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歛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同上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舊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同上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雲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四六話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桓盤毓養。從容祕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年。春渚紀聞

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慚。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慚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書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鹽齏閒評

東哲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搜。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果何物耳。按蘇軾遊博羅香積寺詩自註。東哲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而賦彙載東哲餅賦薄持

作壯起搜作起漫。牢九作牢丸。殆傳本各異。此條則仍賦註而載之。同上

詞人多用劃字。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草木振動。劃之一字。蓋出於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砉然騞然。奏刀騞然。騞劃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敬齋古今註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菱。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蕖也。杜誤以菱爲蓮。同上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於此。容齋續筆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冀茨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大一作天。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

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德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

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誦。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二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同上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貞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楊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守。一作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

惟幼穉。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飡。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貧

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樹。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僇。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耐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同上。

案野客叢書。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辭矣。亦知子厚之後。孫樵又作乞巧對乎。樵又作逐疢鬼文。其源正出於逐貧賦。

又案三省吾身六句。宜在子獨無虞之下。豈容齋原本誤耶。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尙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先詔翰林學士陸扈。祕書監馮渥。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工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緜緜。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試韻如

是前所未有。亦云可笑矣。容齋四筆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恩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練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落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同上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困學紀聞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同上

傅元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燿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燿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燿尾。宋志恐誤。同上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以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爲玩物之戒。同上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同上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同上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興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趙趙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如此。同上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 竈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

以安行。非行仁義。同上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鱠。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同上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絲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

二軌以遺之。夙絲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絲亡。同上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基經也。異苑云。十二基

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同上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

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卽濩字。同上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

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

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擬擬。階庭禮樂。

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涑。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

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

周。同上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

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同上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

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敬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

孟。其功可泰。遂以爲第一人。歸田錄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

織草何知。尙薰藉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爲

言雖鄙俚亦著題也。同上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行至劍門張亞子廟。已昏晚。大風雪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俄傳道自遠而至。皆岳瀆貴神也。既席賓主勸酌。二子大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人。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改商榷。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曰。此正爲我二人發。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合。東廊者下筆思廟所書。懵然無一字不能上口。閒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奘。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無一字異也。二子嘆息始悟。廳下放言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本末考之。乃徒有是言耳。范史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概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既得於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玉澗雜書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

一作

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

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

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歸田錄

揚州爲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叟，考古驗今，撫事千餘條，効汴都以爲賦。今館中及揚州有本，輝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爲代邸興王之地，亦應揄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作，而文不記其事。清波雜志

陸機以齊王問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成都王穎。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得乎？避暑錄話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野客叢書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茫字音莽。同上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輾規倣，以至於今。同上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契竄封豨。鑿齒皆爲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秦封豕其士。契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芥隱筆記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凝有界破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邪。同上

書從兄少虛書後。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攻媿集

鄭屯田賦集序。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孝文集書囊爲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於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二元。元祐三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絕人。興寄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語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有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輿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鎗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纔成賦篇。及見先生機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意摹倣。先生時猶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迴出人上。視瞠乎若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英辭。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忽之。致讀者無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實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等賦。以爲韻韻有意。終篇尙有餘味。可以爲法。或

有一字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置之送聯如以禮爲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於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鑰服膺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鑰少作八篇綴於後此編不惟空蹄而已亦不求傳於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鏗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爲主上小學教授近錄其後又特加贈官云同上

介甫云日高青女尙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紹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玉諷賦主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橫陳蓋本於此猶覺寮雜志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某揚雄者有馳聘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轅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尙刻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難校澳忍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渾然無跡

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興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逾麗。析理明白。其或氣燄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績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淺深。卽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富簡

張芸叟治平初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押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乃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歡。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祕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尙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墮懷中。於是再三愧謝。前輩成人之美如此。

揮塵後錄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爲擅場。時大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一韻有瓌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自改擅名爲擅聲。後埒之於第一。迨發試卷。果鄭公也。胥公孳孳於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於時。湘山野錄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無紫薇。自別野移植。開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羊野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芾以思人。同上

安鴻漸有清才。秋賦警句曰。陳王閣上。生幾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同上

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爲時取鄙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報之同上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蝸蛙賦略云匿叢實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避暑錄話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曾作春賦有曰子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覲因譜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閣換集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過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貴耳集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陽固自於天感召豈有所主倘調變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歛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閱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桑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齊東野語

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鄭注云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紉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然則謂柔紉於外亦以筠爲竹皮歟後世例以筠配松直以筠爲竹自齊梁以來皆

然齊王融風賦靡輕筠之碧葉泛曾松之翠枝梁吳均吳城賦亭梧百尺階筠萬丈攷考質疑

李翱賦云衆鷺鷥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屢稱之觀老杜漢陰

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碧溪詩話

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筮傳開戶

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浩然齋雅談

甫里有杞菊賦東坡有後杞菊賦張南軒有續賦夏樞密亦有續賦亦各有意同上

石林詞誰採蘋花寄與又悵望蘭舟容與或以爲重押韻遂改爲寄取殊無義理蓋容與之與自音豫乃

去聲也揚子雲河東賦云靈輿安步風流容與注天子之容服而安豫與讀爲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

與注閑舒貌皆去聲同上

少陵嘗果栗欵開或作難周絲賦云開栗弋之紫欵貫休詩云新蟬避栗欵又云栗不知欵落按集韻欵側

尤切草紋蹙也卽栗篷耳案廣韻欵初紀切音剝醫也無側尤切平聲攷貫休集作栗欵注栗篷也集韻苗尤切綱平聲草紋蹙也字从皮不从欠據此則欵當作蹙草紋亦當是革紋之誤又案貫休詩以栗蹙對菱殼固當作蹙杜

詩本作栗園以對樵徑則又不必同上

改作栗蹙矣今就原文訂證之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閎麗唐至於宋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於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

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謂賈誼

之過秦。陸機之辨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下。以賦爲文。莊周荀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事。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爲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於宋。則復變爲詩。皆賦之變體也。項氏家說

某恭聞徵祖宣和末。將下罪己詔。學士王孝迪當直。不召。顧謂輔臣曰。非小字不能作。遂召肅愍公。公初不在北門。旣至。辭以非職。守不許。遂授以聖意。下筆聲聲。不數刻。進御。今載在國史。與三代訓誥並驅。蓋千百年間詔令所未有也。晚讀魚計堂賦。瞻麗超軼如此。則施之大手筆。固宜絕人遠甚。放翁題跋

案肅愍公卽宇文虛中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於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較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不禁挾書。太宗初。出卮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御。惟鈔略古今文體。懷挾人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同上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後山詩話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聊閑邪於五絃兮。翼宣和於萬里。古琴疏

宋賈似道家有李商隱正書月賦。悅生古迹記

案梅舊有擬月賦一篇。以玉溪生彭陽公爲緣起。蓋取諸此也。

賦門魚鑰十五卷。進士馬偁撰。編集唐蔣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諸家律賦格訣。直齋書錄解題

鄭獬毅夫。皇祐進士。廷試園邱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園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同上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游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參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尙古。徵闕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廁諸鴻筆。見珍於殺青之晨。爲用於草元之日。研譜

夏竦父故錢氏臣。歸朝爲禁侍。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竦字子喬。溫公瑣語

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牧之之賦亦曰。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泉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衰草。游城南記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卽選詩飲石泉。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揚輕桂。翳修

袖也。昌黎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儕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城賦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轡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螳蜋。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野客叢書。或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以爲善。形容廣大。僕謂蓋體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遠。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瑞桂堂眼錄

東軒筆錄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毘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蒙齋筆談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忌諱。竟沒於縣曹。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不踰旬。又獻鱖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鷓鴣所獲。奈魴鱖之笑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采。不至深罪。知相公之用心也。雲溪友議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惟彼聖人。與有端木。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懶真子

天聖中鄧州秋舉。主文乃唐州一職官鬚鬢皤。

一作皓

然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

旣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滿場閣筆不下。復至簾前啓曰。難韻見困。願易之。主

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是夜主文遯去。同上

王彥祖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之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理。而池不能分流。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悟。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大賦。廷試園邱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灑水燕談錄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破題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卽以

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 石林燕語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貨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蠹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 鶴林玉露

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成於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二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謂作賦手也 螢雪叢說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廈如客已驚秋以廈對秋假一作權借用字也陳傅良

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八韻能於借對只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同上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

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多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尙。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洞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我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取之不竭。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鶴林玉露

張詠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明游有勸詠以聲賦贄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儒林公議

廌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慣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婉。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等來也。廌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劃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師友談記

少游言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

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同上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字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人詩也。
同上

少游云。賦中用事。惟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于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移。
同上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屬對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確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同上

少游言。賦中用事。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同上

少游言。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格調。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同上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同上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凋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于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同上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樂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釘餽爲偶儷而已。若論與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也。同上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此乃奇語也。杜牧之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女。墮藥顰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遶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豔。然亦善比興者。庚溪

詩話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旁。凡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稿。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益可信也。漁隱叢話

金史傳。郝天挺。元好問。嘗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緝綴。或篇章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浩然齋雅談

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邱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

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魏略

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楨許都賦云。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義義。檐宇宏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于飛雲。朱幕張於前庭。緝青帷于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鏡。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鏡。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于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晉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注是也。傅元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探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宋志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豐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月令。莫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論語。莫春浴乎沂。洎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同上

劉晝制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以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甚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魏書

禮儀志。屬車案台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至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居部郎閻毗。毗曰。臣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此起于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

云屬車九九是也。隋書

盧思道爲孤鴻賦。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游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剪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鶩拙。性實疎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涗。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鸞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祈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鴛鴦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翻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糝稗。雞鷺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北史

元宗紀。天寶十三載。上御勤政樓。試四制科。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也。舊唐書

進士科起于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唐志

王績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

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 同上

蘇轍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 宋史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羣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功文不加點其略曰降鳳詔於丹陛出蛾眉於六宮夜雨未回儼鬢雲于簾戶秋風漸曉失釵燕于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躕而玉趾無力眄睐而橫波漸傾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星眸爭別於天仗蓮臉競辭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沈步緩而回廊繚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家一旦而卻歸華表 避暑錄話

錢君倚云漢書律歷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玉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爲賦題著疑是者玉疑是之字監本之誤也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賦用答揚二字自謂頗工考官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揚休命豈有答揚者耶傍一人云答卽對也乃及時文也遂加一抹宋宣獻公綬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也 江鄰幾雜志

兒子于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憤憤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東坡尺牘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于隔韻不通用而爲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爲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紹興二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爲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

爾如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履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于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廂邏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卽錄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覲。其義一也。而以靜爲上聲。覲爲去聲。案漢書賈誼鵬鳥賦。淡乎若深淵之覲。顏師古注。覲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暗暗覲深。注。覲卽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爲非理。容齋五筆

程文斲雕爲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眞。疊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疊。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斲之雕。且斲雕者。史臣形容反樸之意耳。黃氏日鈔

四六叢話卷六

制勅詔冊四一

昔史通子欲以制冊表啓爲一書。列于記傳。以應尙書記言之遺。正舊史載文之失。見亦卓矣。第嘗論之。制勅表啓體例不同。貢章上表。臣工以效。颺言奏記。移書僚案。以通情愫。達之齊聲。比蒼蔚以興雲。致乃翻翻。體綢繆于墜雨。故復文不厭華。篇宜設色。若乃藻飾王言。渙揚大號。出之著於重申。垂之編於令甲。發言爲憲。吐詞成經。下於流水之源。震于春霆之響。豈若矜才士之筆端。恣文人之語妙。學爲纂組。崇飾輪轅。云爾哉。然則表啓之類。宜尙才華。制冊之文。先覘器識。爲此者必深明乎帝王運世之原。默契乎日昃勤民之旨。寧朴而無華。寧簡而無浮。選言於訓誥之區。探蹟乎皇唐之域。授官命職。備著激揚。閱雨憂農。如傳喟息。使聞者有一見決聖之思。誦之動扶杖往觀之慕。豈不休哉。漢初去古未遠。猶有渾噩遺風。入關求賢。諸詔落落不支。巍巍共仰。意表豁達之淵衷。辭擬大風之雄唱。豈高祖所自爲歟。文景寬仁。太和在抱。武宣嚴峻。督責時加。應張弛之異用。乃溫肅之迭乘。東京詔辭。矩矱未失。永平永元之間。辟雍養老。更白虎述經義。披藝觀之禮意。備矣。魏晉而下。華縟遞增。然琢句彌新。而遵文間發。下及陳隋。益事排偶矣。原夫漢時視草。初無職司。唐代演綸。始稱妙選。太宗肇啓瀛洲。俾參密勿。爾後封拜將相。例降麻詞。則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雲

烟煥爛。從青瑣以追趨。鈴索深沈。有玉堂之故事。自顏、岑、崔、李、燕、許、常、楊。起家濟美。染翰垂名者。以十百數。而超羣特出。尤推陸贄、李德裕焉。天子常呼陸九時。人目爲內相。是宣公以珥筆而秉機政也。學士不盡人意。勅書須卿自爲。是衛公以揆路而攝掌綸也。迄今讀興元曲赦之制。沈痛切深。宜有以結山東將士之心。觀一品會昌之集。明白曉暢。自足以伐敵國陰謀之計。豈非才猷迥出。詞筆參長者乎。宋室繼興。尤重厥任。曠觀三百年間。略分三等。足概諸家。智珠在握。春麗紛敷。筆綜九流。轉若樞而罔礙。胸羅萬卷。運於手而不知。浩若長河之東注。賁若化工之肖物。若歐陽公、蘇長公。其上也。官舉其職。人甄厥長。文瞻義精。句奇語重。炳焉與三代同風。卓爾軼漢京而上。若曾南豐、真西山。固其亞也。抽青妃白。選義考辭。參差叶鳳管之和。組織盡鴛機之巧。極雕鑿之能事。而妙若天成。驅卷軸之紛綸。而工如已出。若汪浮溪、周益公。又其次也。至若八世祖宗之句。失檢毫釐。元龜昆命之言。指瑕千古。此又率爾操觚者所當引以爲戒者也。摭彼瑣言。都爲一集。地分清切。才擅琳琅。惟丹青方絢夫筆花。將酸醜一嘗其鼎鬪矣。敍制勅詔冊第四。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元作錫允。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

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疑衍

字以定

儀爲讀

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勅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救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

一則

者裁也。詔者告也。勅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勅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尙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綽。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宏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元作觀。
謝改。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財之恩也。孝宣蠶書。賜太守陳遂。賜太守元作。貴博士。改漢

書改。汪本作。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勅責侯

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元作惟。朱改。詔開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勅。假手

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凱元作凱。孫改。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

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

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元脫。朱按。御覽補。中書自斯以後。體憲元作慮。朱改。風流矣。夫王言崇祕。

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勅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滄雷之威。皆炎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元作鄧。朱改。穆天子傳改。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當

指事而語

一作語從
御覽改

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

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

元作同
許改

極。漢高祖之勅太

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彪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宏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

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

一作辭從
御覽改

以下。則

又有命。詩云。有命自天。明命爲重。周禮曰。師氏詔王。明詔爲輕。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文心雕龍

封敖傳。敖草封衛國公制曰。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

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解其所賜玉帶遺之。

舊唐書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

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

各膺寵命。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崇。希顏。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同上

懿宗朝。韋保衡。路巖。忌宰相。劉瞻。誣以罪。黜爲荆南節度。鄭畋爲制詞曰。早以文學。疊中殊科。風稜甚高。

恭謹無玷。又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賄。惟恐人知。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謫劉驥州司

戶。命舍人李庚爲詞。深文痛詆。必欲加害。屬懿宗厭代。僖宗立。蕭倣輔政。舉瞻自代。召歸朝廷。至湖南。庚

典是郡。出迎江次。牌亭致酒。瞻唱竹枝詞。送庚酒。命庚酬。庚曰。不聞音律。瞻曰。君應只解爲制詞。是夕。庚飲醜而卒。全唐詩話

費冠卿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旣葬而歸。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悶。清標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應命。同上

司空圖河中虞鄉人。柳璨爲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顯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遯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璨之文也。同上

孫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微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曰。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貌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同上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間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劉賓客嘉話錄

東坡喜嘲諢。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

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動。東臯雜錄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四六談塵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承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同上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同上

元章簡公厚之致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斗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寧除職表。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其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同上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窿。兩觀寥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千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同上

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炳爲中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吾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同上

杜佑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

茲道蓋譏之也。通書錄話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鑣宿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揮塵前錄

姑蘇守臣進蟹。應制程奎草批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命陳藏一擬聞。先臣援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文在中而橫行之象也。上乃悅。隨隱漫錄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告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仇池筆記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丁晉公談錄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尙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孥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尙書云。不用命戮於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同上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輒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旣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軾轍。

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可談

錢遜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尙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同上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溢美大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腴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促對偶。無復體製。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榮。入趨延英之召。亟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紐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歡濟川。其誰遣大投艱。孰念救一作數。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宏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微。寧厲脩政。懷遠

人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尙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迪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訓詞。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坦明。不獨平側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堆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

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敷暢。清夜錄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唐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東觀餘論

右宋經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經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卽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卽取以爲鐘法。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經卽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特五英六經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同上

童貫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愧於衆論。二月丁酉。鎖院進司徒。易鎮臨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諷。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

故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於以制四裔之命。賞賤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尙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賤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醜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於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程史

紹興己未。金人歸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門。

一作期

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

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金以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敵也。以孽子熿及其黨程克俊補愆。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仲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同上

淳祐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史嵩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父彌忠殂于家。不卽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起復右丞相。於是三學生復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史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日除職。與宮觀。于是臺臣章炎、李昂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職名。又非階位。不知合于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爲之地。章李

二臺臣因再攻嵩之。并克莊劾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二十二夜。丞相傳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爲何罪也。罷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獨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然竟別命詞焉。癸辛雜識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越日。董槐上疏。乞於嵩之致仕指揮之下。明示以不復圖任之意。御批決不復用。林存當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嘉於雅志。忠愛不忘。猷畝爾。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爲未然。同上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一作兼領宮觀王

文恭爲內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曰。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丐去。卽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揮麈餘話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復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同上

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

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丁卯歲啓上詔毀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揮塵後錄

外祖曾空。青知信州日。曾辨宣仁聖烈誣謗。首尾甚詳。言先臣極論哲宗洞照謬妄。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猶用先臣之言。內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閒隙。哲宗至再三稱善。揮塵三錄

劉廷開封人。思陵中興。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北庭。召對稱旨。自韋布授京秩。供侍從以行。復命。有旨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嶮岨。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清班。揮塵三錄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義之順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主諡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一字。宰執云。詔書先明而後慈。蓋一作默定也。玉堂雜記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必大草太上辭尊號第一誥。其末云。怡神閒燕。何力之有。上曰。此雖道太上語。畢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句。不能無嫌。必大遂改作無累於物。蓋上用意至到如此。同上

案文以識爲主。所謂辭尙體要也。孝宗一語。出益公上遠矣。非天授乎。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來年太上皇帝當慶七十欲加上尊號先次討論九月乙未葉丞相罷龔參首招予及學士王季海共議然後定爲性仁誠德經武緯文遂草宣布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獎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口不能爲真大手筆也

英宗謂輔臣學士同上
惟王珪能爲詔

大禮降御劄旣云劄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從院吏寫本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寧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載淳玉卮每奉於親闈美化遂刑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同上

己亥三月下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九月二十六日受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鎖院草赦戊辰百執事冒雨請皇帝致齋己巳上乘逍遙車朝獻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四日之間雨晝夜傾注通衛殆如溪澗黃昏雨驟止庚午昧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綬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俶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云裸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太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

治。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同上

淳熙丙申。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歷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案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安南爲國。蓋曾丞相之失。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予適當制。其云卽樂國以肇封。旣從世襲。極眞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大中祥符。李公蘊傳。子德政。孫日尊。卒。乾德。嗣。卒。陽煥。嗣。卒。天祚。嗣。卒。龍翰。嗣。制云。乃眷一邦。茲傳七世。自公蘊言之也。同上

監察御史王公綸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予嘗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歿則祭於社。而後世良二千石。民亦奉嘗之。爾於二者蓋兼之。皆紀實也。同上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籙。一作歷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楓窗小牘

陳澤批答曾魯公表云。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爲曾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

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後山詩話

則天朝。吉頊爲相州刺史。迎中宗興復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大唐新語

盧懷慎。范陽人。清儉廉約。及秉鈞衡。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元宗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訏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籛金非寶。然妻孥貧窶。擔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制蘇頌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夔。以清白稱。一作闕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元

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廨。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大唐新語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之詩。中宗手勅批曰。平一生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藥之先開。訝黃鸞之未轉。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景龍文館記

自回鶻至塞上。頡戛斯入貢。每有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通鑑

陶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東軒筆錄

會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會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一作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尙在。左

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愜然而去。同上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爲是也。同上

眞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眞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楊億、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詔命使楊億爲之。會萊公因醉漏言。晉公利用。謀白太后。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絃本末。仁宗感歎再三。贈億禮部尙書。制曰。天億之末。政漸中闈。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同上

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

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選用尙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遂乞罷樞密

同上

劉攽王介同爲開封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字字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御史張戢程灝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罰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此也

同上

上卽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伏見呂惠卿懷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奸凶當追削官爵投畀四裔疏奏貶惠卿爲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行其詞曰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丸始以帝堯之仁

一作心

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宜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靡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藉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灑

一作流

涕何追逮余殘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

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爲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國有常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云。同上

王元之在滁。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著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貫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蔡寬夫詩話

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淹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鶴林玉露

王希夷徐州人。隱於嵩山。元宗東封。勅州縣禮致。時年已九十六。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岳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迹。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愈一作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大唐新語

真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詔曰。自有天下。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峴岡

之火亦豈余心上稱其得體姚述勅祭閼妃文五雲縹緲誰扣玉局上怒曰朕雖不善不如明皇之甚也先臣陳藏一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青醮詞云我將我享爰有事於明堂載禱載祈肅致誠於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隨隱漫錄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敕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復齋漫錄

廣州節度使紇干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祕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東觀奏記

武昌節度使苗名與庭裕責從一作子嚴不避馬擒至幕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

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爲清議所薄同上

瑒字子全幼嗜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土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瑒獨制一日近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艾帝復詔至御前令草諭天下制瑒濡毫杼思頃刻而告就遲明詔對帝大嘉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瑒以文字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諭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宏景業憂勤戒惕

四載於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亙遐闊。天寶末。西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甲兵。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疆爲明理。在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荆棘而刁斗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貴。

劉瑑碑

四六叢話卷七

制勅詔冊四二

周茂振制詞。雖規模小不甚渾灑。然皆不苟。篇篇運思皆工。潤泉日記

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王朔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

公見而擿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容齋四筆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黜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卽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誥誌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曰。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恥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同上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尙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

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受。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變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變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一作議擁一作攬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尙爲優渥。可依前尙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同上

唐昭宗出幸華州。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樸。才如謝安。連日召見。樸有口辯。上悅之。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傅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佇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余勤求。朱樸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偃之兄。樸爲相。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治國。冒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力。唯辱中台。頗興羣論。

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樸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之。適足貽後人譏笑。容齋續筆。長春真人邱處機。金主召不起。己卯居萊州。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遣近侍手詔致聘。庚辰二月至燕。真人進表陳情。復奉勅旨。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遠方不順。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旣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遊。化流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匪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輟耕錄

慈明楊太后入慈福宮爲樂部頭。方十歲。憲聖尤愛之。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服爲戲。因譖之后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待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齊東野語

宰相朱倬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巖爲守。以求入爲禱。及將內禪。陳康伯奏。書詔方穴。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惡非己。出不可。上卒召遵。時競傳覃霑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旣陰補矣。頗欲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閒。張震真父廉得有事。疏中言之。遂罷相。景巖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曾

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疇庸。同上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灑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徧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同上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厥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厥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此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辯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思且。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不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賈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

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諾。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形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扈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先。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謀。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章見素相制云。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小大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册文允執厥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辯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同上

曲端死。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悵。有叛去者。尋詔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又詔諡端壯愍。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

追。案讀此二制。張魏 同上
公殆難爲情矣。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太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適。已遂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寢躋臚仕。功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慨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浩然齋雅談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益可怪。同上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鑿之譁。自得剛牙之重。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鑿。千歷切。注云。戒守鼓也。同上

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急。魯元嘗困於車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櫛。可爲善用事。同上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何施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野老紀聞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閒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同上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弼。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余時爲學士。後數

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一作古者君用人。或以夢卜。

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歸田錄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仁宗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爲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遣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同上

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考之。乃爲呂臣。非楚得臣也。又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於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樂齋閒評

歐陽文忠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巡院張懼罪。且圖自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判官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用張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旣降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己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旣不明。辨無取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言。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一作私密省。寺潛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一作實。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荊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默記

顯應觀記。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仁宗實

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有管惠民爲立祠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

攻媿集

題仁宗賜恤刑勅書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治於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喝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旣臨溽暑方甚晷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固圍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絏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

同上

婁公神道碑九月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哀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旣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強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敍四說以進懇請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同上

亦

周益公碑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驢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齎國書一封理會受

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同上

王魯公准行狀，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同上

北海文集序曰：北海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同上

嘗得一語詞云：朕眷禮勳臣，旣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疑。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閒，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清波雜志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風雷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於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名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能曷不尋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同上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案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褒詔也。益公題跋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

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案此三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云。故世以公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在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同上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東坡志林

姚寬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侍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姚氏殘語

荆公與呂申公素厚。薦申公爲中丞。以爲有八元八凱之風。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法。數爲執事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穎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陽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性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斥。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髯。誤以爲申公也。

同上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詞極於醜詆明日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臣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人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卒不起

同上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余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同上

元祐垂簾元日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賀禮宣仁謙讓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非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

石林燕語

真宗景德中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殊寵三十年閒除三人皆前宰相也

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

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

學士再爲翰林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也

同上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尙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旣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同上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爲一制。其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勝。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同上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營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營王山爲鳳臺山。蘇子瞻山陵曲赦云：「敝鳳臺之仙宇，粲龜洛之神一作仁祠。鳳臺以山名也。」同上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難。」同上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諭曰：「善爲草麻詞，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乃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爲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筆，表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忠烈也。於是遂無議之者。」同上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亶亶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鶴林玉露

周益公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同上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曰。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某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抱一作擬伊尹佐王

之略。用經句而妥帖。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

國人。退有願言。一作欲運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同上

嘉定閒。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褻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寶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端平初。患代言乏人。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同上

秦檜在相位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喜卽與改秩蓋其胸中有嫌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尙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子尙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魯君誤國其可赦乎同上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許詔云惟汝一德旣咨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曰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曰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旣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尙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若一作充國之老皆可喜也同上

四六叢話卷八

制勅詔冊四三

古者以右爲尊。左次之。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爲上。其來久矣。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野客叢書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贈工部尙書制曰。有外孝孫。爲我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同上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降。遇害。贈直祕閣。立廟建康。告詞略曰。懦夫偷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時艱厄。介冑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襲贈徽制。告詞略曰。故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旣屈膝。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隨會之與歸千。

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宋名臣言行錄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金坡 同上

遺事

張燾忠定公。謁世將於河池。共議邊計。且言和尙原最爲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今諸軍戍陝西。饋餉雖寬。如緩急何。宜斂兵避蜀口。仍乞錢五百緡爲儲峙。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年春至益。與世將尺牘交馳。講畫素定。是夏敵果敗盟。窺蜀。吳璘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曰。保蜀之功。著龜先見。蓋謂此也。同上

綦密禮字叔厚。建炎戊申。宰邵州邵陽道州。倅俱不就。召試政事堂。頃刻爲制誥三篇。辭翰奇偉。上亟歎其能。駕幸平江。有旨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禮當行詞。推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尙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爲鄒草制。良可喜也。同上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旣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

去。遂除知紹興。同上

司馬溫國文正公文詞深醇。有西漢風。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同上

東萊先生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辭學指南

制破題四句。或兼說新舊官。或只說新官。如自資政殿學士提舉宮觀建節。上兩句說提舉宮觀。下兩句說建節。此兼說新舊官也。若四句只大概說屏藩方面之意。此只說新官也。其四句下散語。須敘自舊官遷新官之意。如眷時舊德。肅侍燕朝之類。同上

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爲佳。如題目有檢校少保。又有儀同三司。又換節。又帶軍職。又作帥。四句中能包括盡此數件是也。若鋪排不盡。則當擇題中體面重者說。

其餘輕者。於散語中說亦無害。輕者如軍職三司是也。制起須用四六聯。不可用七字。同上

制頭四句說除授之職。其下散語一段。略說除授之意。文臣自內出。則說均勞佚之意。武臣宿衛。則說忠孝拱扈之意。換鎮則說易地之意。其餘可以類推。然只是大概說意。不須太說得深。謂如資政侍讀除河東經略建節制散語云。眷軍民之重。寄須文武之全才。輒從鳴玉之近班。昭示擁旄之異數。式敷渙號。誕

告明廷是也。又如熙河帥除檢校少保易節制云。乃眷戎昭之大。有嘉邊最之優。宜增重其事權。用疏榮於國典。賁我明命。敷於治朝是也。若詠狀太深。則與後面相亂。成重疊矣。 同上

制頭四句。四六一聯。散語四句。或六句。

不須用聯。

具官某一段頌德。先須看題。

文臣專用文臣語。武臣宗室專用武臣宗室語。不可互用。非堯舜不陳。安社稷。

為悅。惟文臣可用。甘陳。納六郡之良。飛羽。號萬人之敵。惟武臣可用。天潢。滂源。大雅不羣之類。惟宗室可用。先大概說兩句。然後子細形容。如沈毅而膚敏。端方而裕和。敏識造微。懿文貫道。風力肅明。器資魁傑是也。不可使事引古人比喻之類。 一段說舊

官。所謂敍舊官者。非止敍前任也。先略說履歷。不可指定官名。但隨文。武官泛說數句。然後說前任。如自資政待讀建節資政待讀是前任。 一段說新官。

於戲用一聯。或引故事。或說大意。

如太尉制說禮樂而敦詩書。既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彘弓矢。無忘懿德之求。此大意也。引故事如將帥題說方叔召虎。藩鎮題說召伯韓侯。申伯之類。後面或四句散語。或止用兩句散語。結不須更作聯。恐冗。同上

步軍制

略舉此一篇為準。其餘皆當然。

破題。總徒兵於千列。中間資漢人之技。莫如用步之強。戒詞。用荀吳崇卒之智。經史

中步兵事殊少。如李陵步卒之類。又不可用。只有徒兵。

左傳 步騎 晁錯

崇卒等事。顯煥人所共知。徒兵字

尤雅。故用於破題。此三處安頓皆適宜。可以為法。向時試馬軍帥制。用萬騎於破題。用羽林元武於中間。

用羣騶事於戒詞。正做此也。

蓋馬軍體字。有騎兵。騎旅。驍騎。勁騎。驅駿等。皆不如萬騎雅馴。又天子千乘萬騎。便見得待衛之帥。羽林是漢之騎兵。事見後漢百官志。元武屯營是唐之騎兵。事見唐兵志。皆是天子宿衛之兵。惟羣

驕是請侯事。故用之未聯。上既有整六師以脩戎。則下一邊雖請。同上
候事無害。同時試者。蓋有使用六驕駟。驕於破題。此大不可也。

見行程文為格。外更將前輩制詞如張樂全、王荆公、岐公、元厚之、東坡、穎濱、曾曲阜、王初寮、汪龍溪、綦北海、周益公所作。哀集熟讀。則下筆自中程度矣。然場屋擬制。與揚庭之文又不同。須全依定格。後村聞之西

山曰某掌制

每覽文思遲滯。即看 同上

東坡汗漫則看曲阜。

西山先生曰。前輩制詞。惟王初寮、汪龍溪、周益公最為可法。蓋其體格與場屋之文相近故也。其他如王

荆公、岐公、元章、簡、翟、忠、惠、綦、北海之文。亦須編玉堂集。自建炎至淳熙。制詞具備。亦用詳看。蓋凡用事造

語。皆當祖述故也。官制本末不可不精考。且以三衙論之。要見置於何時。與夫制度之沿革。名號之更改。

悉用究知。此草制之大綱也。地理不過九域志。通典官制不過職官分紀。併 同上

他書可用者。亦須隨事編入。此工夫之最急者。

謝景思曰。開寶幸西京。詔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時人許其翦裁。起

句云。定鼎洛邑。岱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

同上

制辭須用典重之語。仍須多用詩書中語言。及擇漢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晉宋閒語及詩中語不典

者。不可用。詩語雖不可用。亦有可用者。如杜詩特進羣公表。制用羣公表亦無害。魏晉以來文史 同上

中語間有似經語者。亦可於制中用。但其閒名臣非人所共知者。不必稱引以為故事。

作制只讀今時程文。則或委靡。專學前輩文字。則或不合今之體制。要當用今體製。閒取古人屬對親切。

衆所易見者，依倣之可也。同上

野處洪公贄所業書曰：昔丁文簡公未遇之日，手其所爲制誥一編，贄諸王公大人之門，人見者皆非之。丁獨毅然不顧曰：異日當有知我者。其後直掖垣，登玉堂，以至政地，而昔日所爲文始盡得施用。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同上

謝景思曰：林適召試除節度使制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謹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無替於懋功。同上

倪正父曰：文章以體制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凡文皆然而王言尤不可以不知體制。龍溪益公號爲得體制，然其閒猶有非君所以告臣，人或得以指其瑕者。如伊如周雖是人臣，以所行非人臣常事，使不敢援引。王次春 同上

應詞科所撰制詞，謂皇叔祖爲考，前朝之叔父，考官傳以爲笑。

朱文公曰：范淳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冲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卻不能及。同上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沿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尙勉周之三事。同上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純，王禹玉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同上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爲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其文曰制。詔三公。顏師古謂爲制度之命。唐王言

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篇。又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唐傳詩賦。白居易入翰林。以所試制加段祐兵部尚書領涇州。韓偓

試武臣授東川節度制。此試制之始也。舍人不試。多自學士遷。制用四六。以便宣讀。皇朝知制誥元豐改中書舍人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

號爲異禮。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試制詔三篇。宰相俟納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日方下勅。限二百字以上成。制。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此即誥也。詔。限二百字以上成。學士不試。率自知制誥遷。此科所試文體略同。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制誥詔書。依例宰執進

呈。周益公所謂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凡命宰相三公三少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后妃東宮親王公主。不以命題。同上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於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所以不覺。同上

水心曰。荆公取經史語組織。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此後進相率效之。白樂天哀類制詞事語爲制林一卷。以備撰述之用。同上

周官御史掌贊書注云。若今尙書作詔文。秦改令爲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其文曰告某官四曰誡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

唐貞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其後學士試批答。皇朝西掖初除試詔。紹聖試格。止曰

四六叢話 卷八

誠諭。如近體誠諭風俗或百官之類。紹興改為詔。

唐封敖作慰邊將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賜李德裕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李德裕草詔賜王元逵何宏敬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

之勢。皆切中事情。本朝錢若水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注彥章草賜高麗詔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

同上

兩漢詔中語。如吏獨安取。此皆秉德以陪朕之類。當勾抹出規倣之。

李漢老曰。兩漢詔令。温厚。同上。雅馴。或人主自親其文。

西山先生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

朱文公曰。三代訓詁誓命。同上。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

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可為代言之法。

南豐曰。漢詔令典正謹嚴。尚為近古。唐常袞。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為訓詞。其文未有遠過人者。朱文公曰。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嘉祐以前。文雖

拙而詞謹重所。同上。以風俗渾厚。

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命康叔唐叔命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為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皇朝西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同上

權載之曰。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同上

西山先生曰。東坡制詞有議論。荆公南豐外制佳。

王子發曰。南豐本法意原。聯守而為之。訓敕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衍裕雅重。自成一家。胡致堂曰。辭貴簡嚴。體歸典重。

崔羣傳。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

度使。臣起制草。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唐書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

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詞曰。今王諸子。性於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頽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

各進一官。尙勉之哉。聞見前錄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惟有五字表。魏志。若璩案本出司馬景王命

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此。困學紀聞

張文定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

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

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

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

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

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同上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尙朝夕以交

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於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同上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

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同上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

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

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

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同上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

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同上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

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同上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

稱衛玠。蓋所尙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擿其

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

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同上

鄭安晚再相。若璩案。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草制云。彥傳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同上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

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同上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尙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

韓富、同上
交會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同上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禹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同上

若璩案。寧當
作壽下同。 皇服藥赦文。陳案陳當
作倪 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

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同上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於爰斨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閔天。尙助迪威。正父答詔云。爰斨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閔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同上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

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旣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傲其意。同上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

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

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同上

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若璩案。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同上

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於泰山。玉牒文曰。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

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天。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卓異記

王勃傳。勃兄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

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唐書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入翰林。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

云。上帝之休。惟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閱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談苑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

苑

進呈壽皇披閱至再卽宣慰益公楊之文太聲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貴耳集

上官儀册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騁駕駟馬

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困學紀聞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册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胃審方

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同上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惟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

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三千戶錢鏐朕聞銘

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懿式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冰狂謀惡

跡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肅清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越

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旗常流在丹素雖鍾繇

刊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如帶之期泰華有

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鄉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

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齋券中使則焦楚鎰也楓窗小牘

頃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册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

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

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協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士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懿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賢黻冕輅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玟使副正議大夫行尙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嶽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迪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同上

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吻人罕測其心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及龐籍訟諷諷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其詞籍誥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余不忘矣蓋指諷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儒林公議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於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

殺婦者並以凡人論 楓窗小牘

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羣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於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辭學指南

封敖傳。會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人翰林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澀。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以宮錦。 舊唐書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曰。迺規層宇。邃在西清。恍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春明退朝錄

陳搏能爲詩。隱居華山。世宗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寰。棲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居於巖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塗。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糜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今返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卽學士陶穀之詞也。 五代史補

真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琪深頤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湘山野錄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爲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詔書之名。余案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春明退朝錄

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歲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適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鶴林玉露

四六叢話卷九

制勅詔冊四

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負重則行遠也。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入蜀

記

熙陵卽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案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旣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旨。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愧邾錄

憲聖旣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曰。雖喪紀自行於宮中。然禮文難示於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四朝聞見錄

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眞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案

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梁溪漫志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素奇之。景德中。冀公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真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獨醒雜志

顯仁太后龍輜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旣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旣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蘇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四朝聞見錄

烈祖受禪。兩江土寓。比諸侯最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讎中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釣磯立談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拂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吳景靈。懼懼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江南餘載

君臣事蹟屏風。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蹟。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

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編。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僚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旣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編。而末用皇甫鏞去裘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容齋隨筆

跋趙忠定公家書。八月二十八日。論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聞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拂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旣辜輿望。殊拂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其語也。攻媿集

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耄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

餘七十。匍匐壁壘。見我義旗。懼蹙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賙其養。節級並如前授。創業起居注

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於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人閒而齊物。從戎馬而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鞅。雖欲勿用。重違其請。並依前授。同上

甲子。舍於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戎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驢。爭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同上

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勳階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觀後學者。野客叢書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何以詒謀立教。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邇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於今。珂謹案典故。凡建閣

降詔必著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真宗皇帝。輝赤景炎。丕隆寶構。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遺文。細軸寶函。未終潘錄。白雲紫氣。遽遂上賓。今告畢。又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於詔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在位。攘卻四夷。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終始。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義圖之祕。謨新禹蹟之承。蔽之一言。皆可卽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之詞臣。述作之末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於兩階。七句有苗格。以寓譏諂。其刻薄而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再三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愧

鄒錄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兩句

襄美云。雞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卽放下。未出卽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續定命錄

天聖中。毛應佺守寶州。朝廷賜衣勅書云。勅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錦旋襪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勅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獨醒雜志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四朝聞見錄

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侂胄實嗾之。李爲韓姪壻。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嗾之。以美官。詞曰。屈鷺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鄰。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聖人又藉之以堅和。盟書所載。不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同上

真文忠公當制。除吳環。一作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

恐難用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編二句云。今

其往矣。寧不盡然。以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同上

陳東歐陽澈。

原注先贈朝奉
耶祕閣修撰

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己。

陰用上手批真二子於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

知頃卽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

一作
狀

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

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

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污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魂魄有知。

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

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原注用
出處

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爲忠臣乎。雖然。爾

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於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

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

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

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觀君親。何施面目。

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顯攻汪黃。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同上

朱文公自長沙召入。蔡元定勸其早歸。居頃

一作未去頃

子郡。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

草制詞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累歲始陳之謂。同上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巧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

下出國門。罷韓侂胄麻制。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於免冊。庸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寢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雪。服勞王家。言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歡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半策。得君專

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今尙處以廟堂。何以遂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圖於終吉。往哉。一作其 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

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嘒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

某起。舊闕 同上 云云。

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譽。諤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靜。一作盡 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

勝。暨權臣輕啓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城瘠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尙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味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同上

初蘇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爲戎副。一作副戎 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爲腹心。侂冑欲使師旦爲節度使。密

諭詞臣草制。時祕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

命。吾惟有去而已。御史探權相一作意。遂假馭死獄事。劾公。以免峴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

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怒翼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疑脫義命於權勢。翕赫

之日。制詞真文忠所爲也。案齊東野語云。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斌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啟彥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

不獨峴 同上 一人也。都承旨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云云。則當日不肯草麻。

翁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答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盼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乃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渡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爲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旣能政。浮溪汪氏行制。醜詆李公。目爲羣小之宗。至行翁詞。亦謂汝本茶山駟僧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駟僧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氏本爲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疑爲翁所譖。故極力諂之。江南餘載

元厚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

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四六話

神宗友愛嘉政二王不許出閣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王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彌登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其承長樂之顏。同上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遼趙高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救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同上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文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同上

錢塘知縣程松遷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有處污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此也。慶元黨禁

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壘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聞若

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二句乃能真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同上

鄧左轄溫伯二人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唯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唯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緜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享。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同上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略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虔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末云：垂光紫庭。襲喻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同上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事也。此四六正格也。前輩作譎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袞。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同上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

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

傾心一作聞風

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纒燒

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卿溫伯行制其末云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性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同上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曰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發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於秦陵則陛下今日安能輕改四六談麈

相元中宣和閒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雲子飛早有文名之官豫章元中當外制其謝表云洵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恍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也敢期文陛之一登所望修門之重入同上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慮屢驚馬尾之書同上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同上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慎德有嚴有翼而共武爾無忝於懋功同上

先公除翰林。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同上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又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早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同上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會卒云。紹二百年之祈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渺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及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同上

常子正同作任公甫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對似少偏。同上

汪彥章草赦書。敍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已。老學菴筆記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璧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讎。累詞殆將數百。予侍叔父貢士詠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募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昏。巨述。此句疑有脫文 轍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

朝七十年之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旣逆謀。此宜順動。尙期決戰。同享升平。四朝聞見錄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真廟

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老學

菴筆記

敕鄉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尙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東觀筆記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敕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間。或曰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敕。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尙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石林燕語

盛度錢氏婿。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東坡志林



大如於祭未竟自以流淚而起

初七日夜為首領印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夜半思心已平也

專

